

心灵点击

# 过冬的麻雀

任素喜

单位在城郊,距离近的是田地、村庄、树林和不知名的河流。北方的冬日,表情常常是灰色的,连带着心情也有些灰色。好在,麻雀是经常可以看得见的。

麻雀,是北方常见的鸟类。房顶上、瓦缝里、屋檐下,随处可见麻雀的身影。无论春夏秋冬,无论风霜雨雪,常常天刚蒙蒙亮,它们便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,不断地跳跃腾挪,时而腾空而起,时而翩跹落下。这个灰不溜秋的东西,身躯小巧玲珑,脑袋圆圆的,呈圆锥状的喙短粗而强壮,爪子短短的,模样很不起眼。

在这寒意向深处发展的冬天,随意走走,你就可以听到它们的歌唱、看到它们的身影。路边是干枯的艾蒿、狗尾草、拉拉秧、蒲公英、车前草、迷迷蒿、苍耳、牛筋草、曼陀罗、小薊、红蓼等等,上面是白花地花薊。你可能知道这些草儿的名字,但此刻你看不到它们曾经青翠的活泼模样,面色枯黄,甚至还有些白,在带着哨音的北风里瑟瑟发抖。这时的麻雀,经常是集团军般聚合在一起,在草丛里,在树林间,在田地里。麻雀多活动在有人类居住的地方,性格活泼,但警惕性却非常高。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,你的脚步刚走到一片草的前面,突然,一群麻雀扑棱着翅膀突然飞起,呼啦啦一大片,会让你有不期而至的惊喜。这时你才会体会到,群居的麻雀在冬天尤为抱团,在一起觅食、取暖。

是你惊了它们,而不是它们惊了你。它们在自己的王国里,自由自在,踱着细细的碎步,来来回回地走着,用尖尖的嘴巴,这儿啄啄,那儿啄啄,仿佛不像是在找食,而像在寻觅乐趣。有时候,它们会在空中飞翔了一圈,以俯冲的姿势落到地面,又迅疾地飞到树叶落尽的树枝上,错落有致,远远望去,整个画面就是简约的中国山水,它们就是这树结出的一朵朵花儿。

是的,它们就是冬天的一树树花。这一树树花,是活动的,有生动的意蕴。听到动静,它们又会扑棱棱飞去,落在灌木,草丛中。

那个雪天,我一个人沿着杨树的林荫道走,就看见三四只麻雀,迈着小腿脚,安然地在雪地上散步。茫茫的雪地上,留下它们优美从容的脚印。它们在兴奋地叫,叽叽喳喳,声音短促,节奏琐碎。听到我的脚步声,它们却并不飞去,只是抬头望了我一下,然后低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情,蹦跳,摇头晃脑,玩命啄食……雪下,有它们渴求的可以果腹微小的草籽吗?不知道此时的它们,是否忘记了人们为它们张好的一张张网?

看着它们,我忽然想到一个词:雀跃。麻雀以跳跃的方式行走,雀欢快地叫着闹着的,这种姿态,是源自内心的高兴。要不,怎么用“雀跃”一词来形容高兴劲儿呢?还有一词:鬼趁雀跃。像野鸭那样快跑,像鸟雀那样跳跃,十分欢欣。人遇到欢喜事,也像这些生灵一样有生动的表现吗?

“谁言翼短不搏天,且看白鸽送信笺。志小那知鸿鹄意,一生注定寄屋檐。”这是麻雀在人们心目中的普遍印象。但看看冬日的它们,你就会知道,它们有着最细小的幸福,活得生气勃勃而真切务实。漫长的冬日,在悲寂清空气里,守住这点点滴滴的温暖,是多么幸运而又幸福的事。



快乐分享

# 水乡·古韵·台儿庄

袁婷

几年前,我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结识了台儿庄古镇,从此,古城,水乡,成了我梦中唯美的画面。

这个阳光灿烂的周六,我走进了梦乡,走进了台儿庄古镇,与它有了一个冬日之约,亲眼目睹了“鲁南江南水乡”的风韵。

刚走到古城雄伟的城楼下,城墙上赫然醒目写着“天下第一庄”“中华古城”“台儿庄”三个匾额,几个大字苍劲有力,好似象征着古城曾经的繁华兴盛。

当我的步履踏上城内的青石板,城内好像与世隔绝,完全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,就连阳光也是安静的,我的心也随之沉寂了下来,静到了自己的呼吸声都是那样的清晰,变得尤为的清脆,我的脚步跟随着心率的节奏,轻轻的行走,仿佛脚下轻触戴望舒《雨巷》诗歌中丁香一样的姑娘的脉搏,随着石径的延伸,好像在循着历史的足迹,走入了古城的故事……

“中华古城”与水有着血肉相融、不可分割的骨肉相连之情。城内到处都是水的身影。房前一条透明的水渠,屋后那一池池的清水潋滟,让水乡浸透着生命的活力,又有着如水的柔情。水渠的淙淙流水,随着光阴在缓缓的流动,人们耳畔传来轻柔、清婉的小调,如丁香姑娘在软语,又似岁月流淌的歌,想必生活在古城的人们每天都有听觉上的享受,夜间枕着柔声而眠,清晨又在这清纯的流水声中被唤醒,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

你看,那座桥的旁边还有几个乌篷船还在并排停泊,可能在静默的守护昨晚的美梦。穿行在这冬日素淡又诗意的风景里,欣赏着水面上形态各异的小桥,一股柔情又被化作水。桥点缀了风景,又自成一景。一座座桥因水而变

得柔美,水因桥的倒影而妩媚。眼前仿佛有个从远古走来,袭着一身白衣的女子在桥上轻歌曼舞,原来桥也是现实与幻想之间架起的纽带,让美轮美奂的画面悄悄潜入我的心底。

桥,成了美丽的风景中一种说不出的颜色,那么的惹眼,又是一种意象,让桥在水面上开花,对岸的人赏桥,桥上的人又在陶醉岸边的美景,此岸是景,彼岸是花。

目光离开了桥,跟随着游人的脚步来到湖泊的岸边,阳光倾洒,暖了岸边的柳树,也暖了我一身。注视着垂柳的枝条,寒冬里它们虽无绿意的渲染,依然楚楚动人。你看它柔柔的枝条从枝头悬挂,似水乡少女的长发,又蕴藏了对水的离不开,或许她在追忆与水的旧日情怀,等待来年春天的春暖花开,再次演绎一场绿柳拂水的相依相偎。湖面是静的,柳树也是不言语的,突然几只野鸭打破了宁静,让湖面涟漪四起,圆晕不断开来又散去。阳光的碎片随着晃动的湖水也跳动了起来,从湖面的银光闪闪,穿过了柳树的枝条间隙,又顽皮的照在芦苇絮状的芦花之上,芦花偶尔飘飞,你看,极致的枯黄亦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

今日我与多次在梦里相遇的水乡古镇相约,我清晰的看见了她的容颜,亭台楼阁,长廊悬榭,似曾相识,但是还有梦里不曾见过的繁华街道呈现在我的眼前,游人络绎不绝,街道两旁的店铺摆满了独特艺术个性的商品;民族风的服装、陶瓷、根雕,摆在古色古香的货架上,更增添了一些古典的韵味,提升了商品的艺术品位。

走在这艺术底蕴十足的街道,平庸的我也感觉浑身充满了艺术细胞,手中的手机不停的拍摄,在不断的行走中我多了水乡的风情。

谁说古朴与时尚不能同时流淌在光阴的长河



## 梅周·文学

油然而生

丁兆如

# 有心待雪

我在读《世语新说》。

读书的真正样子,大约是人叶采那般,物我两忘,不知时光流逝,不知春去几时。我呢,说是读了,其实是心不在焉的,仅就专心来说,还远没尽到叶采的境况,只是样子是学着叶采的,也把书摊在书台上,也斜视小窗闲坐。这样说,那就没进到角色,那就只是为了等待,书只作了个场子,要必欲引出个什么东西才后快的。

谢太傅寒雪日内集,与儿女讲论文义。俄而雪骤,公欣然曰:“白雪纷纷何所似?”兄子胡儿曰: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兄女曰: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公大笑乐。

我莞尔。我的童年,雪旺日也是内集的,只是不为讲论文义,只为围炉向火,只为听父亲讲武松打虎,关羽千里走单骑。更多的时候,凭着火炉吃烤地瓜,听积雪折枝声,听黄狗吠声,听夜值人嘎吱嘎吱踏雪声和梆声起落声。午夜时分,母亲放下针线,父亲修好犁耙,哈欠连连,兄妹瞌睡成虫,于是各自回屋睡觉去。待天明醒来,再看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江山一笼统。

往事悠悠

# 猫冬

马西良

乡下人过的日子最像是生活。一年到头,春天犁田播种,夏天撒汗如雨,在土地与庄稼间辛勤劳作,秋天收获下一年的好收成。冬日里呢,万物凋敝天寒地冻的时候,农人们想着法子安闲过冬,猫冬成为一种特殊的取暖休闲方法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农村生活困难,一到初冬,收拾完庄稼,庄稼人便厮伙一起挖深坑建地庵子。找一处坐北朝南、背风向阳、保暖性能好的平地,大伙齐努力,家家出劳力,挖一个深一米半到两米、长宽三到四米的大坑。上面用木棒草盖顶上,留一个半米见方的门。有的还在上面留一个烟囱。庵子半截在地下,半截在地上,冬天里面不通风接地气暖和。

数九寒天,大雪飘飘,冰冻三尺,站在地上浑身打颤,这时人们都钻进地庵子取暖。一个地庵子里面能住十几个到几十个人,当中放一个火盆,人们围着火盆,有说有笑,无拘无束。天南地北,

国内国外,上下五千年,一侃就是半天。鲁南地区把“绿豆花子羊肉汤,烟袋窝子拉魂腔”称为“四大香”。用绿豆熬的稀饭、山羊熬的羊肉汤,那个香味自然不用说。拉魂腔又叫柳琴戏,让你听了勾魂摄魄,这是视觉和听觉的享受。旱烟袋称为“香”,说明过去对吸烟的热爱。旱烟袋成了农村老人的象征,有的乡绅宁可三月不肉味,也不可一日无烟。大家围着火盆,你一袋我一袋,一吸就是一天。把一个冬天都忘在了地庵子以外。

旱烟锅除了离不开旱烟袋外,有些还配有装着棉絮的火镰袋子。用火镰击打火石,迸出火星,点燃指头大小的棉丝,用嘴轻轻地吹,等棉丝燃成红炭一样。摞在烟锅上,叭叭叭地吸,引燃了烟丝,顿时弥漫出一股烟草香。在地庵子吸烟就不要考虑点火的问题,大火盆一天不灭,装满烟丝往火盆一伸,随着嘴巴一张一翕,那红黄色的火苗在烟锅上跳跃着,烟窝就点着了一会儿。火苗贴着

中,在这街道上既有煮香品茗的茶叶店,亦有西方风味的咖啡屋,只是在古城的熏染下,咖啡屋的装修风格融进了古典元素,门头的设计,桌椅的选用,灯光柔和的亮度,无一不在考量中相融洽。坐在中西结合的咖啡屋,手端一个纯白的陶瓷咖啡杯,放置在嘴边,轻抿一口,也不失一种风雅。一座当代的台湾文化会馆会让你仿佛置身于艺术的殿堂,摆设的艺术品,无论是字画还是手工创作,让小城的艺术修养与日俱增,这就是历史与时代的碰撞,融合为一。

“七分雄,三分秀”,古朴的居民房屋的建筑,融入了八大建筑风格,既有北方的雄伟,兼有南方的秀美。这样的建筑倒映水中,似乎也在寻找曾经的历史。

行走在宛若江南小镇的石板上,视野被青石板拉长,深巷仿佛更有古老的复在。掉了色的门板、斑驳的墙壁、处处生长的绿苔都在述说光阴的故事。抚摸着古风依旧的房屋,端详着木窗上的雕花,仰视着屋上房顶的青瓦雕刻,手指在触摸着石雕精美的图案,一股情怀在心中荡漾,久久的……这些石雕、木雕,绘画出的花鸟虫鱼,人物故事,记录了宋元明清曾经的繁华昌盛。

转弯间,看到一处木质戏台,敦厚的圆木,厚实的木头台阶,寄寓了古城曾经的辉煌,可以想象出当时台上轻歌曼舞,台下掌声如雷,真是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。古城在抵抗日军的大战中化为废墟,而现在的古城是后来翻建的,所有的沧桑之感,也是人们寻着历史的长河心生顿悟之感。

一路欣赏,一路畅想,时光就这样被沉淀了下来,南方的婉约,北方的苍劲,让鲁南的水乡尽显古韵风情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因上善若水而旷世大美。

# 关于故乡

(组诗)

李建琦

## 疼痛

疼痛是这样的清晰  
在午夜,在凌晨  
仿若一枝喜欢在黑暗中  
绽放的花朵。它眩目的血色  
在夜色中肆意地闪耀  
恶意地流淌  
一道道闪电,尖锐而又喧嚣  
轻易就将我击中

## 老屋

推开那扇沧桑的木门  
时光斑驳,应声而起,如粒粒尘埃  
父亲,母亲以及更多的亲人  
他们鲜活的姿容,开始苏醒  
在阳光下行走奔波,一如从前  
哦,老屋,这情感的集散地  
温暖而幽深,潮湿且辽阔

## 故乡

今夜,再次提笔写到故乡  
这枚温暖的词语,再一次  
让我泣不成声,热泪盈眶  
如同捧握一件珍宝,我在暗夜  
深处  
反复沉吟,反复掂量  
家乡与故乡的距离,让我  
如坠深渊,一落千丈  
而家乡与故乡的温度,又让我  
百感交集,喑若寒蝉

## 草木之人

与草木为伍,终生  
奔走于黄土地上  
呼吸间散发着草木的芬芳  
阳光下映射着黄土地一样的肤色  
他们惯于耕耘与播种一一  
时光,生命与爱  
春风吹时,黄土地上  
他们的身影必将再度葳蕤繁茂

## 炊烟

在风中摇曳,这淡淡的烟岚  
从来不曾消散,多么像  
一根经幡,潮起潮落间  
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,并予我  
爱与温暖,源源不断

## 碎片或者记忆

光阴在此刻,碎裂一地  
片片如瓦砾,拾捡记忆  
却是一种彻骨的疼痛,让人  
不禁失声

# 晨行三吟

侯锦

## 临岸

蜻蜓栖苇末,游鱼戏水中。  
浮萍逐岸柳,缕缕潜清风。

## 晨钓

秋波环碧草,曲渚绕幽兰。  
一河唯寂静,几处钓晨烟。

## 浣溪沙·早行

烟笼碧溪晨寂寂,  
水接天色到青山,  
早行秋日意悠然。  
去日相别逐水逝,  
志归何处纵千年,  
马闲南岭岂能甘!